

試論陶淵明飲酒的情境

陳進傳

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教授

摘要

傳統文人與酒有不解之緣，文人無酒，缺乏靈趣，酒無文人，則俗不可耐，特別是詩篇，更充滿酒意，致使飲酒成為名士的標誌，文人的化身。惟真正建立文人與酒的深情厚意是陶淵明，其存世詩作，半數與酒有關，如謂「篇篇有酒」，殆不為過。酒對陶淵明既然如此重要，但歷來研究陶淵明大都偏重作品的分析，較少探討飲酒的情境。因而本文先說明文人與酒的關係，以凸顯其為「酒詩人」的開山地位。接著從陶淵明的詩文自述與後代文人的評論，強調其嗜酒的習性。大致來說，陶淵明的飲酒情境可分獨飲、共飲、隨飲三種類型。所謂獨飲，乃陶淵明好飲，就算無伴，仍經常自酌，使得獨飲機會非常多。又因陶淵明廣納善緣，結交朋友，加上個性率真，所以同夥共飲，把酒言歡的情境，無時無之。至於隨飲，則是不期而遇，隨遇就飲，喝完就走，了無牽掛，確是瀟論者謂陶淵明「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說明酒只是慰藉而已，可見陶淵明有志難伸，憂國憂民，時時散發孤獨與感慨，由是「藉酒以排之，醉則庶可忘也。因此，陶淵明的飲酒情境，蘊含深沈而交融的生命情懷。

關鍵詞：陶淵明、飲酒、文人與酒、獨飲、共飲、隨飲

一、前言

中國文學史上，最亮麗耀眼，令人仰望神往的詩人，應屬陶淵明，歷來的讚譽稱頌，史不絕書，有如過江之鯽。遠的不說，茲舉近代數家之言，以資參證。¹梁啟超曰：「唐以前的詩人，真能把他的個性整個端出來和我們接觸的，只有阮步兵和陶彭澤兩個人，而陶尤為甘脆鮮明。所以我最崇拜他而且大著膽批評他，但我於批評之前，尚須聲明一句，這位先生身分太高了，原來用不著我們恭維。」²王國維亦曰：「天才者，或數十年而一出，或數百年而一出，而又須濟之以德性，始能產真正之大文學，此屈子、淵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曠世而一遇也。」隨即更簡潔的強調，「屈子之後，文學之雄者，淵明其尤也。」³朱自清也說：「中國詩人裡，影響最大的似乎是陶淵明、杜甫、蘇軾三家。他們的詩集，版本最多，註家也不少。這中間陶淵明最早，詩最少，可是各家議論最紛紜。考證方面且不提，只說批評一面，歷代的意見也夠歧異，夠有趣的。」甚至域外海陶瑋（James Robert Hightower）同樣給予高度肯定，「即便在最簡明最嚴選的中國著名詩人名單上也得有陶潛，他是中國文學領域一位實至名歸的大家。按年代，他上繼至今仍面目模糊的西元前三世紀愛國詩人屈原，下啟八世紀名家李白和杜甫。」⁴陶淵明享此殊榮，已臻「立

¹ 梁啟超，《陶淵明》（台北：中華書局，1967年5月），頁2。

² 王國維，〈文學小言〉，《王觀堂先生全集》，第五冊（台北：中華出版公司，1968年3月），頁1843。

³ 朱自清，〈序〉，載蕭望卿，《陶淵明批評》（台北：開明書店，1966年7月），頁iii。

⁴ 康達雄（David R. Knechtges）著，聶清風譯，〈序〉，載田菱著，張月譯，《閱讀陶淵明》（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7月），頁i。

言」的不朽地位。

陶淵明這樣受到敬仰青睞，當是立基在偉大且殊異的文學作品上，但更重要的是，其清高純潔的人格特質才是真正令人欽服。作品與人格雖析分為二，實則合而為一，蓋均出自淵明本人。⁵是以論者謂：「陶潛文如其詩，亦如其人，平淡隨和，自然質直，意味濃郁。」⁶屈萬里曰：「他（陶淵明）的詩文，正和他的性格一樣，充滿了高潔、自然和率真的情趣。」。王叔岷亦云：「陶公的為人和他的詩是分不開的，他的詩就是他的為人，他的為人就是他的詩。」⁷因此，研究陶淵明，須二者兼顧，既重視其作品，也看緊其人品，不僅將他作為一位詩人來研究，還須當作一位哲人來研究，這樣才能交錯出真實的陶淵明之影像。⁸此外，鑑識作品與人格的展現，從其飲酒的情境也可窺悉，即酒品之謂也。換言之，文人的酒品可使其作品與人品的高下立判，沒得遁隱。所以如將文人的飲酒情境加以整理歸類，並試作探究，當能發揮檢視與評賞的效用。要之，陶淵明的詩作、人格與飲酒是建構陶淵明總相的三大支柱，鼎足而立，缺一不可。因此，本文之作乃鋪敘陶淵明飲酒的情境，以備為瞭解其作品意義，走進其內心世界。

酒既是陶淵明的生命寄託，沒有酒，陶淵明形同枯藁，缺乏機趣。致使陶淵明與酒的關係，成了人們探討這位古

⁵ 吳功正，《六朝美學史》（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4年12月），頁695。

⁶ 屈萬里，〈陶潛〉，載《中國文學史論集》，第一冊（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8年4月），頁165。

⁷ 王叔岷，〈陶淵明及其詩〉，《陶淵明詩箋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6月），頁547。

⁸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頁375。

代詩人靈魂奧秘的窗戶。⁹吾人深知陶淵明一生與酒相始終，其作品堪謂「篇篇有酒」，更賦予「飲酒」的意義，既有回應時代議題的背景，復能滿足個人性分的面相，是以飲酒與陶淵明聯結偃依，混然天契。¹⁰但事實上，歷來研究陶淵明率皆投注在作品的分析，而少對飲酒的探繹。鍾優民大作《陶學史話》的附錄〈陶淵明研究資料索引〉就提供最好的佐證，該書開列專書五十九冊，論文約七百四十餘篇，其中以酒為題者僅得論文二十五篇，實屬過低，而且大都集中在〈飲酒詩〉的相關問題。¹¹當然各篇文章的內容，多少也會談到酒，但均非重點所在，可見多數學者並未體認酒與陶淵明的濃密關係。有鑒於此，筆者不揣淺陋，草述陶淵明的飲酒情境，以供作認識陶淵明的另一路徑。

二、陶淵明的飲酒

酒之為用大矣，歷來文人均好此道，陶淵明的飲酒，更是快意佳妙，真率深趣，堪稱一絕。

（一）文人與酒

中國傳統社會，文人與酒，關係甚切，幾乎是鸞生兄弟，相伴而生，文人無酒，缺乏靈趣，酒無文人，則俗不可耐。

⁹李文初，《漢魏六朝文學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頁226。

¹⁰蔡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年4月），頁194-195。

¹¹鍾優民，《陶學史話》（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1年5月），頁320-381。

就歷史來看，作為時代的指標與量表，文人較之一般人，確乎較具敏感性，其熾熱的感情，也比常人率先反映在飲酒上。他們與酒結下的不解之緣，往往凝附在許多詩文之中，或許各人際遇不同，心境、感受、理想也有差異，但喜歡杯中物則頗一致。因此，飲酒者並非全是詩人，然而詩人大都飲酒，非惟飲酒，而且作詩；不但作詩，進而藉助酒的濃烈張力及其所燃發的激情，使自己的詩更加酣暢適勁。換言之，詩是酒釀出來的，藉酒澆詩，引迸詩興，以創造絢麗斑斕的詩篇。¹² 故張潮曰：「有美酒便有佳詩，詩亦乞靈於酒。」¹³

文人與酒的邂逅豈僅只表現在文學作品，生活上也是渾然合體，難解難分。即中國文人美學經由琴、棋、書、畫、茶、山水、戲曲、金石等的玩好以修身養性，然皆採取溫柔閒適的方式對待人生。而唯獨酒是通過強烈刺激來達到忘我的境界，尋找精神的超脫，這似乎是用粗暴的方式進行自我虐待與激情，卻也是文人最積極的選擇，形成一種情意兼智，身心分離，融痛苦於狂放的人生實踐，似有幾許的無奈，不正也是一種人生智慧嗎？¹⁴

中國的飲酒，淵源流長。陶淵明曰：「儀狄造，杜康潤色之。」〈述酒序〉楚漢相爭時的鴻門豪飲，顯露雄武昂揚的色彩。西漢初建，群臣恣酒爭功，酒酣耳熱，當此之時，酒是為了壯慷慨之氣，乃英雄的體現，並非人生憂懼、愁悶的宣泄。但英雄氣概是一時的，而時代與生

¹² 徐百堯，《中國文人—漠海孤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頁213-215。

¹³ 張潮，《幽夢影》（台北：天龍出版社，1986年10月），頁80。

¹⁴ 江冰、胡穎峰，《浪漫與悲涼的人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頁113。

活的苦惱、孤獨卻遠多於興奮與歡樂的，所以漢初的英雄主義逐漸消褪，時代衰頹時，傷感的情緒逐漸籠罩社會。及至漢末，人們開始認識到英雄難續，歡樂苦短，而人生即逝，對死懷有深沈的恐懼與悲哀，倒是酒能使人歡樂達到極致，造成執著生命，追逐暢快。然而在歡樂的同時，卻又慨嘆人生的倏忽須臾，於是酒就與時光飄逝，及時行樂的情緒相交融，英雄之酒於焉化作文人之酒。¹⁵

文人飲酒的盛行始於漢末，由於漢魏晉相沿，飲酒風氣就承續下來，時代不遠，既經見慣，乃順勢合理的事。¹⁶ 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曹植的「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亦甚得同感。及至魏晉名士的飲酒，更是肆放任情，毫無節制。孔融常嘆「坐上客恆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阮籍「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稽康「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劉伶則赤裸著身體在屋裡狂飲。當多人聚集時，甚至「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由此可見，飲酒放縱是魏晉名士共同的特徵，也是其生活的重要內容，甚至以此競肩相逐，自謂「名士風流」，飲酒竟然成了名士的標誌。¹⁷

雖同處魏晉，但飲酒到了陶淵明，境界就是不同，別開生面，格調更見提升，他真正建立文人與酒之間的款款深情，濃濃厚意，且能以酒灑脫自適，浸淫其中。馮班曰：「詩人飲酒，不以為諱，陶公始之也。」因而被稱為「酒

¹⁵ 袁濟喜，《人海孤舟—漢魏六朝士的孤獨意識》（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頁179-180。

¹⁶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頁516。

¹⁷ 劉琦，《名士與解脫》（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1月），頁33。

詩人」，意即非惟好酒詩人之謂，而是作了很多詠酒詩而得的稱號，從其留存下來的一百二十餘篇詩中，約有半數作品與酒相關。〈五柳先生傳〉除最後的傳贊不計，總共約一百二十個字，可是對飲酒的着墨，卻有四十來字，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將陶淵明稱為「酒詩人」，確是實至名歸。¹⁸

王瑤對此有深入解析，強調陶淵明最和前人不同的是，把酒和詩連結起來，即使阮籍的詠懷詩能夠「旨趣遙深，興寄多端」，但沒有關於飲酒的心境書寫，仍屬酒是酒，詩自詩的，兩相分立；但以酒大量地寫入詩，使詩中幾乎篇篇有酒的，確以淵明為第一人。另在阮嗣宗，酒只和他的生活發生了關係，所以飲酒所得的也僅見於行為，使我們只覺察了任達，儘管生活還是會影響到詩，但畢竟是間接的；而陶淵明卻把酒和詩直接聯繫起來，使得酒和文學產生更密切的牽網。所以文人與酒的關係，到了陶淵明，已經幾乎打成一片了。¹⁹ 因此，在詩文集中寫飲酒，馴致形成一種文學的主題，應當是自陶淵明開始。酒，已成為陶淵明生活和文學的圖騰。²⁰

詩與酒的結合，開創中國文學的生命情調，安頓傳統文人的立命情懷，而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陶淵明就是這個理念與領域的先行導師，影響後世甚巨，歷代文人莫不欣然採納，多所仿效取法，以實現詩酒閑適、詩酒情趣、詩酒解脫的要義。茲舉白居易為例，其〈效陶潛體詩十六

¹⁸ (日)一海知義著，彭佳紅譯，《陶淵明·陸放翁·河上肇》（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2月），頁1、27。

¹⁹ 王瑤，《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1月），頁173。

²⁰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頁96。

首)還真是「篇篇有酒」,對陶淵明的〈飲酒〉予以出神入化的模擬。他接受了陶淵明「酒精神」,歌頌酒德,挖掘酒的文化內涵,感悟並思辨人生與社會,認同陶淵明的價值精神,表達對陶潛的深層會悟,沈醉在酒的神功之中。簡言之,白居易同樣用詩酒來慰藉生命,求得生活的悠然、安逸和閒適。²¹唐代最傑出的詩人白居易尚且如此宗奉陶潛,頌揚美酒,其他文人當然更是跟趨學步。無怪乎,李辰冬論曰:「陶淵明喜歡酒,他的詩篇裡,幾乎沒有一首沒有酒,於是酒在後代文人的心靈裏起了極大的作用。」這些文人所舉的「詠陶詩」,實際就是「詠懷詩」,不過是藉「陶淵明」來詠懷而已。如「相逢寧可醉」、「陶潛醉日多」、「醉坐自傾彭澤酒」、「綠酒開芳顏」、「陶令日日醉」、「濁酒尋陶令」等佳句,都是具體而微的寫照。²²

(二) 陶淵明嗜酒的自白

「酒」是陶淵明感悟人生,調節自我以期進入淡泊超脫、寧靜高遠、悠然調適的生命境界之重要藝術手段。²³所以論者謂陶淵明「在自然裏構築起一座仙境,從酒裏尋找另一片幽渺的天地。」²⁴羅根澤亦曰:「魏晉人好飲酒談酒,陶淵明尤以飲酒談酒出名。」²⁵欲悉曉陶淵

²¹ 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7月),頁346-347。

²² 李辰冬,《陶淵明評論》(台北:中華文化出版委員會,1956年10月),頁132-134。

²³ 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頁269。

²⁴ 蕭望卿,《陶淵明批評》(台北:開明書店,1966年7月),頁24。

²⁵ 羅根澤,〈陶淵明詩的人民性和藝術性〉,《羅根澤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頁290。

明的嗜酒，引其自白，舉其詩作，最是真切，亦為絕佳的檢證。

有酒有酒，閒飲東窗。〈停雲〉
揮茲一觴，陶然自來。……清琴橫牀，濁酒半壺。〈時運〉
我有旨酒，與汝樂之。〈答龐參軍〉
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形贈影〉
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頹齡。〈九日閒居〉
白日掩荆扉，對酒絕塵想。〈歸園田居〉之二
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歸園田居〉之五
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
〈遊斜川〉
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乞食〉
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
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連雨獨飲〉
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還舊居〉
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己酉歲九月九日〉
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飲酒並序〉
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飲酒〉之一
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之九
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飲酒〉之十三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飲酒〉之十四
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飲酒〉之十九
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飲酒〉之二十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止酒〉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責子〉
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蜡日〉
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擬古〉之七
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雜詩〉之一
觴絃肆朝日，罇中酒不燥。〈雜詩〉之四
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雜詩〉之八
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讀山海經〉之一

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讀山海經〉之五
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擬挽歌辭〉
造飲輒盡，其在必醉。……酣觴賦詩，以樂其志。〈五柳先生傳〉
捩兀窮廬，酣飲賦詩。〈自祭文〉

從這些詩句即知陶淵明是如何的愛酒，幾乎已到朝夕不離。他每天可以不吃，亦無所求，卻不能沒有酒。所以說：「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又曰：「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更云：「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可見陶淵明的嗜酒已到何種地步。酒成了他的生命，只要有酒喝，其他一切可以不管，無心顧慮。²⁶

了解一個人的想法，從其文章詩句可以得知，同時，考查用字也頗具效果。陶淵明既嗜酒，以致在其一百二十餘首詩中，所遣用與「飲酒」有關之文字，就有「酒、醪、酣、醉、飲、斟、酌、餞、酤、壺、觴、杯、壘」等十餘字，總共出現九十幾處，其中單單「酒」一字，即出現三十二個。所以陶淵明將酒大量寫入詩，使詩中幾乎篇篇有酒，讀其詩，不自覺泛出酒味、酒意。²⁷

茲舉一事說明陶淵明對飲酒的殷切期待。《宋書·隱逸傳》曰：「郡將侯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²⁸看到酒熟了，興奮盼望之情，極為強烈，來不及轉身取漉器，直接摘下頭巾代用過濾。葛巾是否乾

²⁶ 劉維崇，《陶淵明評傳》（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78年1月），頁165。

²⁷ 陳怡良，《田園詩派宗師—陶淵明探新》（台北：里仁書局，2006年5月），頁447。

²⁸ 沈約，《宋書·隱逸傳·陶潛》（台北：藝文印書館），頁1104。

淨，濾後重戴是否舒適，全然不顧，當然其性格直率亦為重要原因。

陶淵明的嗜酒，似乎是生活的最大執著，不受任何外來影響而改變心意或暫停飲酒，政治固不必說，連方外亦復如此，其與慧遠的關係，就是最好的說明。《蓮社高賢傳》曰：「（潛）常往來廬山，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廬阜雜記》亦曰：「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陶曰：『弟子嗜酒，若許飲，即往矣。』遠許之，遂造焉。」《蓮社圖記》也說：「又常令人沽酒，引淵明來，故詩人有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沽酒過溪俱破戒，彼何人斯師如斯。」尤有進者，慧遠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足不越虎溪，卻為送淵明和陸道士，因談興歡契，與語道合，不覺間已過溪，由是相視大笑，而有世傳的三笑圖。²⁹ 這除表示慧遠對陶潛的情誼、仰望與尊重外，更顯現陶淵明並不因而對飲酒的減損壓抑，這種始終如一，率直誠摯的嗜酒態度，著實令人嘆服。

（三）陶淵明嗜酒的他論

陶淵明盡情的飲酒，沈緬在酒的情境裡，贏得歷來文人的甚多贊辭，交相稱論。做為陶淵明摯友的顏延之，就近觀察，最為清楚，曰：「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又說：「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

²⁹ 郭銀田，《田園詩人陶潛》（台北：三人行出版社，1974年10月），頁142。

躬兼貧病，人否其憂，不然其命。」³⁰ 沈約亦曰：「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停尊。引壺觴而自酌，盼庭柯以怡顏。」更云：「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³¹ 蕭統則直接引陶淵明的自述：「吾嘗得醉於酒足矣！」³² 令狐德棻更明快的說：「惟遇酒則飲。」³³ 這幾個人或與陶淵明同時，或稍後不久，對其飲酒實情，當較清楚，所論自然可信。因此，陶淵明嗜酒的旁證確鑿，無庸置疑。

陶淵明的嗜酒到了唐宋，更令人津津樂道，並亟思效仿，在他們筆下，陶公宛如一個整日泡在酒缸裡的醉翁，終日沉醉，迷迷糊糊。王績曰：「阮籍醒時少，陶潛醉日多。」王維稱「陶潛任天真，其性頗耽酒。」李白則言「笑殺陶淵明，不飲杯中酒。」劉長卿羨曰：「壺觴須就陶彭澤，時時獨傳晉永和。」白居易眼中的陶淵明，更與酒字難捨難分，渾融一體，曰：「歸來五柳下，還以酒養真；人間榮與利，擺脫如塵泥。先生去已久，紙墨有遺文；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云。」這些都可看出唐人對陶淵明嗜酒的肯定頌揚。³⁴ 歐陽修也非常認同陶淵明嗜酒的本性，曰：「淵明本嗜酒，一錢常不持。人邀輒欲眠，酪酊籃輿歸。歸來步三徑，索寞繞東籬。」³⁵ 此話不僅密扣，而且得趣。

通觀陶淵明的酒詩，以〈飲酒二十首〉最具代表，足

³⁰ 顏延之，〈陶徵士誄並序〉，載《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台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12月），頁131。

³¹ 沈約，《宋書·隱逸傳·陶潛》，頁1103~1104。

³² 蕭統，〈陶淵明傳〉，載《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頁7。

³³ 令狐德棻，《晉書·隱逸傳·陶潛》（台北：藝文印書館），頁1610。

³⁴ 鍾優民，《陶學史話》，頁30。

³⁵ 歐陽修，〈戲書拜呈學士三丈〉，載《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頁25。

以道盡其嗜酒的旨意與感懷。這二十首皆酒後所作，故題曰「飲酒」，明代黃文煥的解釋與剖析，直指心境，痛快流暢。曰：「陶詩凡數首相連者，章法必深於布置。〈飲酒〉二十首尤為淋漓變幻，義多對豎，意則環應。其明及酒者十一，觴忽懽持，標我之達。酒不肯飲，歎人之愚。菊佳則飲，松奇則飲，此因景而飲者也。田父見候則飲，有客同止，則彼即不飲而我仍自飲，故人挈壺則又飲，此因人而飲者也。陳孟公嗜酒，每飲，賓客滿堂，古之以我招人飲者也。揚子雲嗜酒，家貧不能常自給，好事載醪問奇，古之仗人資我飲者也。田父故人，為居今之酒伴；孟公、子雲為尚友之酒侶，志意多恥，不能俛隨世路，則當亟以飲酒自壯自恃。六籍莫親，未能仰進古聖，則又姑以飲酒自遣自恕。此其層層對豎之義也。其不及酒者凡九，或舉所可慨，或舉所可慨，或舉所可欣，今人讀未竟而消愁志喜，思亟起以索嘗焉。不言飲之中，益深於欲飲矣。」³⁶ 依此說法，其中文句提到酒者共十一首，而另外九首雖未述及酒，但無意間流露的情致，卻更深於酒。因此，貫透這二十首詩，唯酒為之，欲加解讀，亦只能從酒得之。陶淵明的嗜酒，已為後人所贊同取法，別開文學法脈，大放異彩。

雖然酒已內化融滲到陶淵明的生活中，卻有人提出質疑，如蕭統曰：「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可是對其影響卻譽聲備至，曰：「嘗謂有能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爵祿可辭，不勞

³⁶ 黃文煥，《陶詩析義》，載《陶淵明詩文彙編》，頁154-155。

後傍游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爾。」³⁷ 同樣情形，方宗誠也說陶淵明「實志在聖賢，非詩人也。」陶公「以酒名，或以酒人目之，亦非也。」因而「足知其志不在酒矣。」卻亦復對陶淵明贊不絕口，曰：「陶公高於老、莊，在不廢人事人理，不離人情，只是志趣高遠，能超然於境遇形骸之上耳。」³⁸ 他們說法看似矛盾，但以論放情嗜酒，與前述諸人，毫無差異。因他們認為陶淵明飲酒的背後，寓意深遠，別具心境，只是寄情於酒，唯酒才能舒解，由是更加好酒。因此，就陶淵明而言，酒是知己，亦為生命。

（四）陶淵明的酒德

談到酒德，映入腦際的是劉伶〈酒德頌〉及其醉酒情態，但陶淵明的飲酒，顯現高貴的酒德行為，值得稱許，可謂另類「酒德頌」。何以言之，陶淵明處在亂世，遭逢變局，不嗜酒無以為生，卻能全德，後人景從，實有一套飲酒哲學，簡述如次：

其一，適量：酒雖為陶淵明所不可或缺，但他嗜酒自有最大限度，就是孔子所說：「唯酒無量，不及亂。」以醉為節，不及於亂。程子解釋曰：「所謂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澁洽而已，可也。」³⁹ 可見他飲酒斷無竹林名士的「昏酣」現象，而是適量節制。蘇東坡云：

³⁷ 蕭統，〈陶淵明集序〉，載《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頁9。

³⁸ 方宗誠，〈陶詩真詮八則〉，載《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頁254。

³⁹ 黃仲崙，《陶淵明評傳》（台北：帕米爾書店，1965年9月），頁67。

「『但恐多謬誤，君當恕罪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所以雖然「酒中有深味」，也絕不會有昏酣少醒的情形。⁴⁰

陶淵明飲酒適量的重要原因是「斯人樂久生」、「輔體延年」，可見陶公盼望的是體健延年、久生長壽，為達此目的，他採菊英釀製菊花酒，以供服食，保持健康。同時也了解酒若適量，可活絡血脈，有益筋骨，然若超量，則麻痺神經，傷害身體，等於慢性自殺，使人短命，所以自道：「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每天喝酒，或許使人忘憂，卻也會傷身害壽。陶淵明既好酒又能節制，道理就在這裡。⁴¹

就算喝醉，也能自行告退，不致亂事。〈五柳先生傳〉曰：「性嗜酒，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這種醉而不亂的酒德實為陶淵明可以自負之處。因此，陶淵明對其外祖父孟嘉的贊美之辭，「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孟生善酣，不愆其意。」亦可視作淵明的自況。⁴²

其二，率真：真者，乃人之自然本性，為可貴的人生價值，陶淵明的高明就是率真，以真飲酒，以酒得真。依此而言，這和竹林名士一樣，用酒來追求和享受一個「真」的境界。⁴³

陶淵明的率真，〈連雨獨飲〉曰：「故老贈余酒，乃

⁴⁰ 王瑤，《中古文學史論》，頁 171-172。

⁴¹ 陳怡良，《田園詩派宗師—陶淵明探新》，頁 447。

⁴²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4 月），頁 501。

⁴³ 王瑤，《中古文學史論》，頁 173。

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意謂故老以酒相贈，且言飲酒將可成仙。初酌即已遠離種種世情，如一般喜怒哀樂、名利之心。再飲則可忘天，天即自然，能忘天就幾於道，近乎自然。此與天為一，必以任真為先，一切出於真，服膺於真，可見「真」與世俗禮法相對立，指人之自然本性。「任真」即不束縛人之自然本性，任其自由發展。仙人雲鶴雖有奇翼，得以遨遊八極，尚且須臾而還，而我豈能不任真守拙乎？⁴⁴陶淵明飲酒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另一情形是「既醉可退，曾不吝情去留。」此「卿可去」、「不吝情」即不惜情，欲飲則飲，欲醉則醉，欲去則去，欲留則留，感情真率自然，毫無遮掩。⁴⁵

方東樹對陶淵明的率真，自有一番解讀，曰：「讀陶公詩，專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不煩繩削而自合。謝、鮑則專事繩削，而其佳處，則在以繩削而造於真。」進而舉陶之〈歸園田居〉「種豆南山下」這首詩為例，說明其「真景、真味、真意，如化工之氣，自然懸象著明。」⁴⁶兩相對照，陶淵明的真是與生俱來，不假天成，萬化冥合。而謝靈運、鮑照則處處鑿痕，經營修飾，雖不失為真，可以為真，然卻是造真，實已非真矣。

其三，賦詩：文人與酒，關係匪淺，因而喝酒作詩當是雅景、美事、德風。陶淵明將酒與詩相托結合，在酒興酣暢

⁴⁴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127-128。

⁴⁵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244。

⁴⁶ 方東樹，《昭昧詹言》（台北：漢京文化公司，1985年9月），頁98、107。

之餘，不僅不惹非擾亂，而能文思泉湧，詩作迸出，如謂即酒即詩，就陶淵明而言，尤為適切，這種深具意義的酒德，亦為後人多所仿效學習，大為傾倒。

陶淵明的酒後善詩，〈飲酒并序〉曰：「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歡笑爾。」〈自祭文〉亦述曰：「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掙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方東樹認為陶淵明的酒醉題句，飲酒亦為寄迹而已。曰：「直書胸臆，直書即事，借飲酒為題耳，非詠飲酒也。」又說：「人有興物生感，而言以遣之，是必有名理名言，奇情奇懷奇句，而後同於著書。」⁴⁷換言之，喝酒固然重要，但賦詩遣興更是醉後心聲的投射。

陶淵明何以有此境界與雅趣的酒德？一言以蔽之，酒跟生活自然化成所致。揆其原因，酒幾乎是陶淵明隱士人格的一部分，史傳亦津津樂道其飲酒之種種逸聞趣事。雖然陶淵明之嗜酒與魏晉諸名士之惟酒是耽，同樣含有幾分藉此忘憂患，澆塊壘的意味，但是他自己於詩文不諱言飲酒，在飲酒中，流露的是物我相忘，無憂無慮，曠達逍遙的生命情調，展現的並非縱酒狂飲的感官享受，而是一種日常生活的雅趣，一種回歸自然的本性，一種人生境界的寄寓。其酒趣即在此，酒德亦緣依而生。⁴⁸

既知陶淵明嗜酒，喝酒機會又非常頻繁。為便於理解，吾人試將其飲酒情境歸別為獨飲、共飲、隨飲三類，茲分述之。

⁴⁷ 方東樹，《昭昧詹言》，頁111。

⁴⁸ 王國瓊，《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9年9月），頁99~100。

三、陶淵明的獨飲情境

陶淵明的好飲成性，就算無伴作陪，但見酒起意，自個照喝，不致虛度，因此，獨飲的情境十分普遍。畢竟人是感情動物，情緒時有變動，當心血來潮，又沒人傾訴，酒是上等宣洩佳品，獨飲為絕佳排遣方式，陶淵明就是箇中聖手，深得三昧，宜乎李長之曰：「但我卻更注意的是，他之飲酒，往往是獨飲。」⁴⁹茲依氛圍與情緒，討論其獨飲情境與心態。

（一）孤獨

從陶淵明的詩文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一種深層的孤獨與潛匿的寂寞，雖不張揚卻隱約而執著的存在。〈飲酒並序〉說：「余閑居寡歡，兼秋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這就是〈飲酒〉詩的起因，寡歡的心緒就流露在〈飲酒〉詩裡，內心蟄藏的孤獨感籠罩全詩。⁵⁰李長之也認為〈飲酒〉詩就是處在孤寂的況味裏，其所謂「顧影獨盡」，便知他那「無夕不飲」的日子，乃是寂寞中度過的。有的人喝酒是為自己痛快，有的人喝酒是因朋友歡聚，但陶淵明的飲酒大都由於「閑居寡歡」—由於寂寞啊！因此，他自己獨飲孤寂，所以觸目驚心的也獨的意象。固然陶淵明安於寂寞，但寂寞的背後，就是痛苦，致使陶淵明須接受這種痛苦，並應受這種痛苦。⁵¹

⁴⁹ 李長之，〈陶淵明的孤獨之感及其否定精神〉，《陶淵明傳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頁157。

⁵⁰ 羅宗強，〈陶淵明：玄學人生觀的一個句號〉，《因緣集—羅宗強自選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頁273-274。

⁵¹ 李長之，〈陶淵明的孤獨之感及其否定精神〉，頁157-159。

孤獨的具體表現與解脫之道，就是自飲、獨飲，陶淵明詩不乏其例。〈雜詩〉之二曰：「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意謂感慨季節更替，長夜難眠，知心難覓，時光流逝，壯志難伸，終夜悲悽，處此之境，只得「揮杯勸孤影」，更是寫盡寂寞孤獨之沉遇。

52

〈飲酒〉之七曰：「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聊獨進，杯盡壺自飲，日入群動息，歸鳥趣林鳴。」說明獨飲無伴，沒有他人，姑且自己斟酒、自己傾壺、自己飲盡，雖是語帶詼諧自嘲，但百無聊賴，寂寞落拓，已呼之欲出。又看到行將夜晚，各種動者皆已止息，歸鳥亦返林，大地悄靜寧謐，更憑添孑然一身的孤獨感。⁵³

舒解寂寞的良策，除喝酒外，非讀書莫屬，因可神交古人，尋求共鳴。陶淵明頗能領略。〈和郭主簿〉曰：「息交遊閑業，臥起弄書琴。」〈讀山海經〉也說：「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五柳先生傳〉進而言之，「長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這些可以說陶淵明隱居、息交，下田、飲酒之餘，就是讀書用以保身，執筆資表明志。故就詩意看來，儘管未語及孤獨，但已落處其間。

〈答龐參軍〉曰：「或有數斗酒，閑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陶淵明的獨飲，先表示隱居獨處的人，不再奔波作官，孤獨落寞的身影，似

⁵²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43。

⁵³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53。

又意在言外，令人有些不捨。

孤獨是陶淵明內心的底蘊，雖是深刻，卻不難理解。〈停雲〉曰：「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有酒有酒，閑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這寫出陶淵明所深切懷念的朋友，在遙遠的地方，或戰亂中，交通阻絕，無法前來。他則在室內來回踱步，搔首等待，心情煩躁。然而思友之情，更形殷切，想去探望，也無舟車可達。⁵⁴處此情形，獨飲無相親，斟酒沒人陪，愈喝愈想念，愈念愈不得，孤獨與寂寞自然就陣陣襲上心頭。陶淵明的孤獨，顏延之極能體會，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⁵⁵一個人讀書、飲酒、撫琴，而且生活簡陋，體弱多病，這樣的境遇，說得好聽是「隱約就閑」，實際上，籠罩在孤獨寂寞的氛圍裡。

綜觀現存陶詩，其實不難發現，幾乎篇篇「有我」，蓋陶淵明是個自我意識非常強烈的人。陶詩中描繪的，純樸的田園風光，清靜的農村景象，往往退居背後，成為抒發一己情懷的佈景襯托，詩人的「自我」，才是關注的焦點所在。通過這樣再三自我表白、自我關照、自我反思、自我探索、自我發現的過程中，陶淵明內心深處，難免自覺與眾不同，自覺「與物多忤」，由是自感孤獨寂寞。⁵⁶

（二）感慨

陶淵明的感慨是有環境背景的，當時是一個士族沒

⁵⁴ 蕭望卿，〈停雲並序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成都：巴蜀出版社，1988年3月），頁15-16。

⁵⁵ 顏延之，〈陶徵士誄並序〉，頁2。

⁵⁶ 王國瓔，《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頁25。

落，軍國興起的時代。陶淵明曾祖陶侃，外祖孟嘉，多少有點來頭，雖不是大族，但由於文化教養，時代風習的薰染，他也有士族階級所共同的生活態度、生活習慣和生活意識。然而士族式微，兼以家道中衰，他就有一種沒落的感覺，老是懷想古代，憑添幾許感慨，於是心態上想另謀生路，感慨之情更油然而生。⁵⁷

陶淵明的感慨，最明顯的是對時局的不滿，當看到國家積弱，朝政腐敗，生民疾苦，加上用人不當，社會動亂，權臣篡奪，以致晉宋易代，往往有悲憤的抒懷。⁵⁸〈時運〉曰：「清琴橫牀，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他眼看國家動亂，人民遭殃，自己卻無能為力，想到黃帝虞舜的治世，心情當是悲痛不已，因而「慨獨在余」是陶淵明自任自感的話，也道出其深沈的苦衷。⁵⁹感慨之餘，雖是隱居在家，只能寄情「濁酒半壺」了。

碰見社會不合理現象，陶淵明也感觸良多，〈雜詩〉之十二曰：「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才；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指門閥士族及趨炎附勢者，個個應時得意，安富尊榮，而自己拙於謀活，難以維生，對此違悖公義的現實，雖予揭露與控訴，但又無可奈何，徒然更加憤怒，「極愁之後結以不復言愁，而愁愈深。」因此，每當感慨世道人心時，陶淵明總是靠酒來排遣，以尋求精神慰藉，而有「且為陶一觴」之語，即憂憤中，端起酒杯自我陶然

⁵⁷ 李長之，《陶淵明傳論》，頁 32。

⁵⁸ 李錦全，《陶潛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4 月），頁 186。

⁵⁹ 蕭望卿，〈時運並序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頁 21。

一醉。⁶⁰

〈飲酒〉之一也表達同樣的感慨，只是較為含蓄，曰：「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當識時務的達人，攀依權貴，而自己看到統治者為了爭權奪利而互相殘殺，看到廣大人民在改朝換代之際所遭受的苦難，於是走上歸耕的道路，不禁悲從中來，痛心不已。所以只好苦中作樂與酒為伍，「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他非在飲酒取「歡」，而是借酒澆愁脫逃，以酒明志感傷，既含蓄又自然地點出飲酒的情境。⁶¹

陶淵明甚至以醉與醒的對照，述說不同處世態度與志趣表現，以此發出內心的論斷與歸向，最後還是落得滿懷的痛感與惆悵，這情形在其〈飲酒〉之十三，表現甚為強烈。曰：「有客常同止，趣舍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獨當炳。」這首詩是藉醉人醉語醉相，表達對世道的憤慨之詞，實際上，就是自我的寫照。內容是淡薄世俗的隱者和趨時順勢的名利之徒，其境界大不相同，一個但願長醉不醒，一個緊盯榮華富貴，這兩種人沒有共同語言，也缺乏交集，只能各說各話，彼此難以領會對方。庸俗之輩自認為看清世事，其實醉者才比較聰明，看透問題，卻又徒呼負負，才以自醉自遣。因此，結論是已經喝醉了的人啊，夜裡應當點上蠟燭，繼續痛飲，以表明不肯同流合污，在邪惡橫行的社會哩，保持自己的

⁶⁰ 李春芳，〈雜詩之八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頁 91-92。

⁶¹ 唐滿先，〈飲酒之一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頁 103。

孤絕清白。⁶²

觸景傷情，望眼生非，也使陶淵明感慨不已。
〈還舊居〉曰：

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鄉；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步步通往迹，有處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

陶淵明為官六年後，返回老家，頗感傷痛。因景色依舊，變化很大，邑屋破損，鄰老故去，心中無限感慨，而有「惻愴多所悲」之嘆。情不自禁，終引出「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的無奈，一觴可揮，萬事俱慵，陶淵明的獨飲感慨，極盡窮迫，不免令人心有戚戚焉。⁶³

由於陶淵明經年在家，自然關照家裡一切，望子成龍更是常情。〈責子〉曰：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陶淵明顧念五個兒子懶惰貪吃，不愛讀書，以後能否成才，自立更生，實在令人憂心。同時，又想到自己年齡

⁶² 黃仲崙，《陶淵明作品研究》（台北：帕米爾書店，1969年5月），頁216-217。

⁶³ 黃仲崙，《陶淵明作品研究》（台北：帕米爾書店，1969年5月），頁216-217。

已大，身軀轉弱，不由得茫然悲嘆。天命如此，夫復何言，解憂之道，唯有杜康，姑且飲酒吧！話雖很超脫，但慨念殊深，既感傷自己，也擔憂兒子，真不知道如何是好。⁶⁴進而言之，陶淵明也是藉責子抒遣自己的處境，原來當時正值英年，卻為了生活窮困，不得不做點小官，但又會妨礙自己的自由，捨不得自己的家園，而常想退休。可是由於戰事混亂，田園生活又遭到破壞，出任官吏，又看到不如意的事情和不順眼的人物。幾次辭了職，數度為飢餓而不得不出去，但出去又還是為了自由而再回來，這也是苦悶之所在。因此，想到可愛孩子的未來和自身崎嶇的際遇，感慨之情，油然而生，遂發而為〈責子〉一詩。⁶⁵

陶淵明獨飲感慨的原點，還是回向自己，深刻覺悟。
〈飲酒〉之八曰：

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提壺撫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

這首詩揭示眾多的草和樹怎能埋沒青松的豐姿呢？經過風霜，草樹都已枯萎零落，而青松仍高直不凋。所以陶淵明提壺斟酒，撫摩歲寒不凋的青松，還時時遠望它，喜愛青松的卓然挺立，因而感嘆自己的出仕像在夢幻中一般，被塵世浮名所牽掛羈絆，比不上青松的品格，頗為煩

⁶⁴ 武晉煊，〈責子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頁46-47。

⁶⁵ 李長之，〈談陶淵明—陶淵明逝世一千五百三十週年紀念〉，《陶淵明傳論》，頁167-168。

惱。⁶⁶ 以此自我醒悟，添加喟傷。

文人善愁，詩人多慨，陶淵明對朝政、社會、家務、自己均思念在心，如影隨形，揮之不去。雖曾曰：「酒能祛百慮」、「酒云能消憂」，以為酒後無思，遠離世情，然而醉後醒來愁未醒，更加沈重。於是又說「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陶淵明本欲有所作為，頗願期待，但世之相違，不得已而退隱，遂以醉者自許，醉語中憤慨良深。⁶⁷

（三）作樂

如上所述，陶淵明確是寂寞不已，感慨萬端，但是長期陷入這種困境，生活無趣，生命枯寂，終非良策，須加調劑，於是一方面恣意飲酒，備為精神食糧；再者，尋找樂事怡悅心情，以暫避傷苦，所以陶詩中，仍可看到一些歡欣的獨飲情境。

親情於人類情感中，最為寶貴。陶淵明是個感情豐富的詩人，對親情十分珍惜、照顧、眷戀，流露對家庭成員的垂愛、呵護。有些詩文提及與家人共處的狀況，且因之而得享天倫之樂。⁶⁸〈歸去來兮辭〉曰：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

⁶⁶ 周振甫，〈飲酒之九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頁 114。

⁶⁷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68。

⁶⁸ 陳怡良，《田園詩派宗師—陶淵明探新》，頁 474。

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陶淵明辭官後，心情暢快，天未亮就忙著上路，看到家門，又喜又跑，僕人前來歡迎，孩童守候門口，進到室內，有酒滿杯。既可自我飲酒，又能觀看花樹，感到十分快慰。屋舍雖矮小，卻適合安居，庭園也足供散步休息。⁶⁹文中所反映的欣然喜悅，和樂融融，還真令人羨慕。

家庭的樂趣跟田園當然相結合，因田園蔬果可保生活無虞，亦能告慰。曰：

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
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
宙，不樂復何如？〈讀山海經〉之一

此話敘寫飲酒之樂，詩人嗜酒每於耕作之後，自斟自飲，怡然自適。「歡然」二字點出這種自得其樂的情緒，詩人飲酒具有田舍風味。酒是自家釀造的春酒，下酒菜不是豐盛的佳餚美饌，而是園中摘來的時鮮蔬果，甚覺欣慰滿足。因此，春酒和園蔬的搭配蘊含著詩人托身得所的喜悅，享受超脫塵網的樂趣，也洋溢了怡然自適的情致。⁷⁰

陶淵明既能感受歡然自飲與摘我果蔬的快樂，對荷鋤耕作之事，必當甘於接受。〈庚戌歲於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曰：「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這幾句話顯示勞動

⁶⁹ 周振甫，〈歸去來兮辭並序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頁 222-223。

⁷⁰ 李春芳，〈讀山海經之一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頁 174-177。

歸來的舒心自在。洗手濯足，在檐下休息，自斟自酌，用以散心解疲。躬耕自食，可以心安理得，勞動雖苦，而苦中有樂，沒有憂患。長沮桀溺隱居不仕，大概出於此，而自己跟他們雖相隔千秋，志趣卻是相通的，因而寧願長年耕作，不以為累。⁷¹ 但最重要的是要以酒自我解勞，放鬆心情，既是習慣，意為享受。

〈和郭主簿〉之二曰：「春秋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這首詩描述園有餘蔬，舊穀儲今，還有新釀成的美酒可以自斟自飲；身邊是稚子嬉戲學語，一幅家庭溫馨，共享天倫的景致，詩人由是得到妙合自然的愉悅與滿足。詩歌至此已經語意完備，不意筆鋒一轉，陶淵明卻又將目光投向幽遠深邈的天空，思緒隨著悠然飄盪的白雲，超越了時空界限，將純粹現實敘述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層次，而緬懷古代安貧樂道的高士。⁷² 說得淺顯，在歡樂的氣氛中，還是帶著些許的愁緒。

〈時運〉詩亦表達之十三相近的心態，序中提到「偶影獨遊，欣慨交心。」即他跟影子作伴獨處，心情十分複雜，內心深處交織著歡欣和感慨，當然也有孤獨。何以言之，詩曰：「揮茲一觴，陶然自樂。」表示春遊心快，於是拿起酒杯，一飲而盡，「陶然自樂」。說「自樂」也就透露了孤獨之感。詩文的告白，足以昭示這一切。曰：「清琴橫牀，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以極沈痛的

⁷¹ 梅大聖、張社教，〈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頁 54。

⁷² 馬曉坤，《趣閑而思遠—文化視野中的陶淵明、謝靈運詩境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 年 6 月），頁 157-158。

感慨，結束全篇。⁷³ 李長之對〈讀山海經〉作更深入的剖析，認為仔細咀嚼其中的滋味，這首詩表面看是充滿愉快，但結尾「不樂復何如」，卻又有無可奈何的思念。蓋此時陶淵明已享受田園多年，慶幸自己的遠見，重新恢復自由。然而自己的問題雖然解決，而整個政局依舊動盪，社會仍然不安，所以就有徒呼負負的傷感。就因如此，這首酒詩也就不是單純的愉快了。⁷⁴

陶淵明的另一詩，同樣昭示淒情傷感之餘的獨飲自樂。詩曰：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留響，叢雁鳴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歲九月九日〉

這首詩前段由深秋的草木凋落，蟬去雁來，引發人生的淒涼，甚是悲哀，因而對生死問題千年古事須看得開，如何自處？還不是自我飲酒作樂。⁷⁵ 可見「濁酒且自陶」是淒涼凋零所烘襯的。因此，陶淵明的獨遊、獨飲，雖有歡愉，亦能舒心，事實上，其意不在遊，亦不在飲，只為依託寄跡，稍釋情懷，深層的孤獨依然未見褪去。

⁷³ 蕭望卿，〈時運並序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頁 20-21。

⁷⁴ 李長之，〈談陶淵明—陶淵明逝世一千五百年三十週年紀念〉，《陶淵明傳論》，頁 169。

⁷⁵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台北：里仁書局，2007 年 8 月），頁 234-235。

〈飲酒〉詩是陶淵明思想與情緒的深層告白，詩前小序曰：「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簡短幾句話，便反映詩人在寫這組詩時的孤寂痛苦之心情。與其說他在飲酒賦詩「以為歡樂」，倒不如說他在借酒澆愁，排遣其苦痛與孤獨的心情。至於「忽與一殤酒，日夕歡相持。」用酒取「歡」，不，實乃藉酒消愁。⁷⁶由此看來，陶淵明的獨飲，往往蘊含深厚而交融的生命情懷。

四、陶淵明共飲的情境

陶淵明在抱負理想與感情思緒上，相當孤獨、感慨與苦悶，但終未走向極端與怨恨，反而終其一生醇厚和諧，並被後人奉為宗師。何以如此，陶淵明深得自處之道與生活美學。具體言之，藉讀書，神交古人，景仰前賢，「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藉田園，理荒荷鋤，修身養性；藉交友，敘事談心，感受溫慰；藉飲酒，排遣情緒，忘憂解悶。如前所論，陶淵明經常獨飲自酌，但苦酒滿杯，澆愁更愁，還是需向外開展，找伴共飲，以抒發傷感，用慰心情。何況他率性任真，頗能廣納善緣，結交朋友，如此一來，飲酒與交友，兩相配合，把酒言歡，酣暢淋漓。換言之，陶淵明回到田園後，雖然經常獨飲，卻也喜好共飲同樂，一方面暫時忘記塵世的困擾，脫離凡間的繁瑣，消滅胸中的鬱積。再者，營造良好的社會生活，使得低層官吏、文人雅士和田夫農翁，都是他歡樂陶然的酒伴，終其

⁷⁶ 蔡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頁 218-219。

一生，立足於左鄰右舍，周旋在村落鄉間，博得「隱士」美名。⁷⁷復次，既可擺脫世俗之人的矜持以顧慮，就能體現酣暢極樂的形軀，內外一體的自然，純粹田園山川的美感，這樣的飲酒可謂陶淵明隱居生活中最盛大的饗宴。⁷⁸因此，共飲就成為陶淵明重要的生命寄情與生活樂趣。

共飲之中，可大別為對飲與眾飲，既然有人結伴喝酒，總不便表露懊惱、傷痛的臉色，因而大多是愉悅快慰的情境，儘管有些詩的結尾依然帶有神傷的氛圍。

（一）對飲

陶淵明交友甚廣，政治人物當是不少，如是上司，因性格關係，僅限公誼，而無私情，更少飲酒詩作之舉。反之，如為同僚、下屬，或後來相識的，大半官階不高，事蹟不彰，但杯酒之歡是常有的，詩文中亦曾提及，如丁柴桑、龐參軍、戴主簿、郭主簿、羊長史、張常侍等人即是。

79

這些人中，倘若是個別見面，互語低斟，即為對飲，陶詩中可有數例。顏延之曰：「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居，霄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⁸⁰顏延之是當時著名酒士，與陶淵明神契交醪，息息相通，史載其「性既偏激，兼有酒過。……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旁若無人。」

⁷⁶ 吳雲，《骨鯁處世—吳雲講陶淵明》（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11月），頁77-78。

⁷⁷ 田菱著，張月譯，《閱讀陶淵明》，頁10。

⁷⁹ 朱光潛，《詩論》，《朱光潛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頁251。

⁸⁰ 顏延之，〈陶徵士誄並序〉，頁2。

且「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頽然自得。」甚至常日耗酒店，裸袒輓歌。可見其痛飲狂歌，冷眼面世之樣態。這樣的風格與陶淵明確實投合，酒自然成為二人忘機的媒介。⁸¹無怪乎，顏延之自述與陶淵明相鄰，親切情款的情況，並懷念過去聚會時，「舉觴相誨」的場景。這種相知相惜的感情，令人不勝神往動容。

龐參軍與陶淵明甚善，頗有往來，出使湖北江陵，有詩贈陶淵明，陶遂作五言詩以答之。曰：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酒，閑飲自歡然。〈答龐參軍並序〉

就此詩看來，陶淵明與龐參軍並非舊識，卻是一見如故，由於鄰居關係，儼然成為相知好友。回顧平日之交往情誼，興味相投，過從頻密，彼此所談論的，都是儒家經書，聖人文章，斗酒當前，就舉杯歡飲，安閑品嚐。這一段過程乃陶淵明回憶二人親密對話，杯酒把歡的情景。⁸²

後龐參軍從江陵出使京都，途中亦作詩贈淵明，陶則以四言詩相應。曰：

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嘉遊未斁，誓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邈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答龐參軍並序〉

⁸¹ 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頁 27。

⁸² 王國璵，《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頁 92。

從詩中得知，陶淵明所懷念的龐參軍是個好德樂道，孜孜不倦的人，所以如有美酒，就與其對飲同享，進而述談作詩，這樣的日子，太令人想念。還在歡樂的時刻，即將分離，在餞行送別時，飲酒殊無情緒，遙望龐參軍此次遠去，無限遐思懸念，何時再相言互談呢？⁸³ 二人對飲的深情厚意，躍然紙上。這麼好的摯友相見恨晚，相聚恨短，相別恨遠，真是情何以堪，對飲時的歡顏，只是暫時的，接著而來的還是難以言喻的孤獨感慨與無盡的思念愁悵。

陶淵明詩文直接述及對飲的場景，並不多見，可能年代久遠散佚所致。但從詩中隱含的訊息，即可理解當年是有對飲的事情，〈歲暮和張常侍〉就足以為證。全詩以「歲暮」入筆，已寓其意，深含悲憤。開首言市朝之變，歲月之逝；中說風雲氣候之厲，人物形勢之苦；末則述窮顛頽莫可如何之勢，而撫己履運有不勝其憤慨者。⁸⁴ 其中兩句「屢闕清醑至，無以樂當年。」表示陶淵明在感慨之餘，又欠缺清酒以排解憂憤，以致無法即時行樂，因而回想當年與張常侍二人對酌的快樂情形，所以陶淵明和張常侍以前常有對飲，就十分清楚了。

順此理路，吾人可進一步推測，陶淵明跟其他志同道合的同僚文友間，常有個別聚首的作品，內容浮露款款深情與人生感慨，詩句中雖未有酒的字眼，但老朋友的雅敘，酒是不可少的，何況互道境遇時，酒是情志心聲、氣氛交流、呼應相契的最佳媒介。如〈贈羊長史〉，顯示對上古三代的衷心傾慕，以隱逸叢林的商山四皓為楷模。友人羊

⁸³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0~31。

⁸⁴ 黃仲崙，〈《陶淵明作品研究》〉，頁 226。

松齡銜使秦川，正要經過黃虞舊地及商山四皓隱居之所，這不禁令他感慨萬分，殷殷囑託蘊含對現實的無奈與理想之境的嚮往。然而心中的幽深情愁，卻難以通過語言所能清楚表達。⁸⁵ 這種言不盡意的遺憾，只有許之以酒。又〈五月旦作和戴主簿〉，陶淵明旨在表達對生命人生的體悟，有始必有終，所以仙道不足企慕，安時處順，居常侍終才是正確的人生態度。又〈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為詩人晚年回憶坎坷經歷，感念現實人生之作。終其一生，意欲向善作為，但事與願違，苦多樂少，回歸田園後，當須焦慮操勞現實的物質生活，這一切當是源於天道幽遠，鬼神茫昧，能不感觸悲痛嗎？⁸⁶

類此和贈朋友的詩，尚有多首，事實上，寫作的背景，雖未明說有酒，但就在飲酒的情況中醞釀出來的。由此看來，陶淵明對飲的機會，應該比記載中頻繁許多。

（二）衆飲

陶淵明因頗有親族、故舊、朋友，加上喜歡喝酒。因此，除對飲外，多人群聚，共同飲酒，暫拋煩惱，即時享樂的情形，也很普遍。〈雜詩〉之一，喟嘆「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之餘，亦云：「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碰到友好要及時行樂，跟鄰人須斗酒相娛，方不負此生。其間雖浮現生命無常之慨，卻也顯示正視人生，珍惜當前共飲的樂趣意味。⁸⁷

⁸⁵ 馬曉坤，《趣閑而思遠—文化視野中的陶淵明、謝靈運詩境研究》，頁138。

⁸⁶ 馬曉坤，《趣閑而思遠—文化視野中的陶淵明、謝靈運詩境研究》，頁247。

⁸⁷ 王國瓔，《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頁87。

抱酒出訪也是很快意的事，〈遊斜川並序〉就提到，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幾位近鄰，一起遊覽斜川，共同飲酒。詩曰：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遊。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迴澤散游目，緬然睇層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常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遊斜川〉

好友共同出遊，風和日麗，心情愉快，喝起酒來，賓客相互斟酒，同飲勸盡，酒過半場，更放縱情懷，恣意肆酒，今朝且醉，明日無求，可真痛快。但酒醒之後，傷感隨至，故詩序有曰：「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事實上，詩的開頭：「吾生行歸休」，就已感慨萬端，便想出來散散心，再說正月初五是陶淵明的生辰，于是特別悵觸。⁸⁸ 所以陶淵明終究無法拋捨感慨悲悼的本性。

還有一次共遊，所顯現的心境，亦頗相類。曰：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為歡。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殫。〈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

周家與陶家，兒女聯姻，世代通好，陶淵明於天氣良故能發唱相領。鄰曲鄉親，必能理解陶淵明避世之志，故佳之時，邀約友人同遊周墓，並行飲酒，雖言遊樂，卻散

⁸⁸ 李長之，《陶淵明傳論》，頁100。

發激昂清歌，以示悲意慷慨。因此，通篇細加玩味，不難體會此清吹、鳴彈、清歌、飲酒，乃有感於人生無常，以抒發心中之鬱悶也。⁸⁹

提及清歌或詠詩，〈蜡日〉也有表述，曰：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
有佳花。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明多
少，章山有奇歌。〈蜡日〉

每當年終，當有燕飲作樂之習，眾多素心人冥契投合，而詠商山四皓之歌，而能意會其意，深獲酒味，此即「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之謂。⁹⁰簡言之，有點類似現在的村里社區歲末聯歡，只是境界或有差別。

看來陶淵明應很喜歡唱歌，因唱歌固然可以製造歡樂，令人快慰，但亦能引發激情，容易失落。〈擬古〉詩，也呈現這樣的情境。曰：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
酣且歌。歌竟長嘆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
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擬古〉之七

這首詩說春天的一個黃昏到夜晚，晴朗無雲，晚風微暖，氣候宜人，所以佳人們高興地酣歌達旦，歡笑愉快。但是天亮了，歌歇了，酒也醒了，佳人卻長嘆起來，徒生許多感慨。原來這種良夜酣歌，固然高興痛快，卻是暫時

⁸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108。

⁹⁰ 楊勇，〈《陶淵明集校箋》〉（台北：中國袖珍出版社，1970 年 4 月），頁 182。

而短促的。⁹¹從「達曙酣且歌」到「不久當如何」，暢樂的雲端，頓時跌落凡間，真是沈重落寞，長攸嘆息。所以喝酒歸喝酒，感慨歸感慨，時而相離，時而結合，離時行樂，合則傷痛，這就是人生，更是陶淵明的宿命。

由詠唱就想到樂器，而蓄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陶淵明在朋友共飲聚會時，每當微醺忘我之境界，就撫琴寄意，領略內心與宇宙自然息息相關之樂趣，固真正完美的聲音是五音無法表達的，端賴心領神會，才能體味到美妙絕倫的「大音」，即莊子所說的「天籟」。⁹²

要之，陶淵明常常喝酒，他的目的不是在酒，而是藉著喝酒，顯現內心的矛盾和痛苦，尤其是很多的不得已。引用辛棄疾的話「覺來幽恨，停觴不御，欲歌還止。」夢醒以後，滿懷憾恨，酒杯拿在手裏，卻沒喝下去，想放聲高歌，還是停歇，此種不得已的苦楚，在內心千回百轉地盤旋，難以言詮。⁹³最後終究以痛飲高歌與琴音，以資排遣與宣洩，否則又將如何。

陶淵明的思想兼攝各家，出入群宗，終究還是歸本於儒，懷抱理想，胸積大志，曾自曰：「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又說：「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丈夫志四海，我不願知老。」他也認真從政，數度任官，終因違己太甚，鄙視陋習，遂辭職告退，息隱林泉，其故舊好友為他難過不捨，特來安慰。《晉書·

⁹¹ 倪其心，〈擬古之七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頁166。

⁹² 馬曉坤，《趣閑而思遠—文化視野中的陶淵明、謝靈運詩境研究》，頁134-136。

⁹³ 葉嘉瑩，《葉嘉瑩說陶淵明飲酒及擬古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6月），頁241-242。

《隱逸傳》曰：

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謁，其親鄉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⁹⁴

對這種互吐心聲，濡沫取暖的酒宴，陶淵明是樂意就往，至於宴請地點「唯至田舍及廬山遊玩」，自行文看來，可能還有其他處所。因此，類此安慰情懷的共同飲酒應有多次。

由於陶淵明歸隱後，感受田父農夫的親切與真情，一方面積極從事耕田種作，一方面跟他們共飲機會就多了。〈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曰：

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之二

陶淵明對農夫與耕作已產生歡欣並能領會，所以對農人才能「解顏」相「勸」。對「平疇」、「良苗」做出充滿感情的描寫，對「歲功」表現不甚計較的態度，凡此無不由這「歡」字而發。就因從歡欣立足，就可以充分享受安靜閑息，而不受外來的打擾。於是樂於每天與農民結伴

⁹⁴ 令狐德棻，《晉書·隱逸傳·陶潛》，頁1608-1609

回家，提著酒壺和近鄰田翁共享飲酒樂趣。⁹⁵

另一首更能了解陶淵明跟田父共飲同醉的情景，詩曰：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飲酒〉之十四

如謂陶淵明作品篇篇有酒，則此詩可說句句見酒。其所流露共飲的情致與樣態，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令人為之神往。開始喝的時候，大家都是彼此相讓，稍作謙推，待數杯下肚，天真就顯現出來。一邊談，一邊笑，用不著讓，就自動地喝起來了。開始之所以相讓，因為有「你」、「我」之別，現在大家都已是醉得悠然恍惚，分不出「你」、「我」，也就沒有什麼貴賤尊卑，所以「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人之患，就在有「我」，處處以我看人觀物，凡事皆着我的色彩，所以顯出尊卑貴賤，貧富榮辱。假如沒有「我」，物我兩忘，那還分什麼尊卑貴賤、貧富榮辱呢？可是怎樣才能使人忘掉「我」呢？非酒莫辦，因此，最後說：「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⁹⁶

陶淵明的感慨人生與時俱進，猶嘆盛年難再，結果還是憑藉酒的效用，〈雜詩〉曰：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

⁹⁵ 鄧安生，〈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之二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頁6-7。

⁹⁶ 李辰冬，《陶淵明評論》，頁66。

非常身。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此樂，斗酒聚彼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雜詩〉之一

這麼多的憂傷，不願獨自斟酒，怕的是愁緒更深，親朋故舊又居處外地，想要得歡作樂，遠親不如近鄰，共飲開來，而有斗酒聚鄰之共飲。縱然酒醉是件樂事，諸多感慨依然湧上心頭，為之奈何。

陶淵明一向景仰古聖先賢，如伯夷、叔齊、荊軻、四皓、二疏、楊倫、邵平、袁安、榮啟期、張仲蔚等，所謂「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者指此。⁹⁷將這些人物引為楷模，就算做不到，也努力而為，以求寬心，此時與朋友共飲，即能聊堪告慰。詩曰：

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詠二疏〉

西漢疏廣、疏受二賢，辭官歸田後，每天準備酒食，請族人、故舊、鄉鄰，與相共酌娛樂，閒話家常，恣意餘年，而不為子孫置辦田產，終得壽終。⁹⁸陶淵明放棄官位，隱居田園，託二疏以自況，多所效仿，既遭時不遇，惟求安身立命，跟朋友老農結緣，多設酒食，放懷聚飲，誠屬人生趣事。換言之，二疏既備膳與人共飲，陶淵明實得其真髓。

上述能使陶淵明共飲快樂的對象，大都是田父農翁為

⁹⁷ 朱光潛，《詩論》，頁 253。

⁹⁸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80-382。

多。此一共飲、共食、共話的溫馨場面，都可視為鄉人間鄉親之禮的展現，更說明人與人的和諧基礎，並非基於階級身份的相近與玄深的知識背景，而是種源最根本的人之質性。⁹⁹ 問題是相互間的問桑麻，飲濁酒，看似歡愉，儘管親切，但骨子裏，陶淵明仍有苦難言。畢竟他胸懷大志，關切民生，並非是一個普通的農夫，因而無法放言高論，找不到真正的知音，所以會有孤獨寂寞的感慨。反之，就縱情於酒，求得暫時沈醉，但深層的孤寂仍非酒所能澆化；側身田夫，分享村野人情；投向自然，雖可與自然契合，但沒有知音的大自然實在也是孤獨寂寞的。因此，陶淵明找到了知音—大自然，心性上乃是孤傲寂寞。¹⁰⁰ 就陶淵明而言，農夫無用卻是有用，看似有解，卻又無解。

五、陶淵明的隨飲情境

陶淵明由於好酒成性，無日不飲，無處不飲，無所不飲，隨時均可喝酒，致使飲酒的情境，除上述獨飲與共飲外，另有所謂的隨飲，這包括鄰曲過門的招飲、親朋置酒的造飲，¹⁰¹ 以及不期然的遇飲。

(一) 招飲

陶淵明興趣讀書，又當過官，這種人在農村社會，極

¹⁰⁰ 林文月，〈論陶淵明與謝靈運之為人及其詩〉，載《中國文學評論》，第一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年12月），頁258-259

⁹⁹ 蔡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頁220-221。

¹⁰¹ 蕭哲庵，〈止酒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頁77。

受人們的羨慕與尊重。加上愛好黃湯，善交朋友，必然會跟鄰里親朋打成一片，經常與人招呼喝酒。招飲以表態者的不同，可分別人來招、自己去招和彼此相招三類，然結果都是觥籌交錯，不醉不歸。

先言別人來招，以陶淵明討人喜歡與家境貧苦的情況，其招飲大都是別人來招，他則應招而飲。〈五柳先生傳〉曰：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好酒，卻因家貧缺酒而不能盡意，於是相近者、相知者與相親者常邀招，以解懷暢飲，他從不講究客套，欣然而往。這說明五柳先生為人真誠親切，鄰里關係極為融洽。甚至「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親舊與鄰里也都能理解，不會計較他那性情自適的態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互往來的情誼，達到這樣的地步。喝在口中，意在酒外，情在心窩，卻是難能可貴。¹⁰²

沈約〈陶潛傳〉與昭明太子〈陶淵明傳〉，文中都將〈五柳先生傳〉原文照錄，可見完全認同陶淵明應召飲酒的行經。陶淵明確實有趣，兀然獨我，迥異他人。州官召為主簿，拔擢任用，他人求之不得，陶淵明卻堅辭不就；反之要是置酒召飲，他人或加推拒，陶淵明即欣然赴飲，陶淵明之高超與獨絕，由此益加彰顯。

次言自己招人，傳統社會強調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

¹⁰² 陳忠，〈五柳先生傳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頁 208-209。

禮也。陶淵明經常受到邀約，應召共飲，雖然大家並不介意，陶淵明也欣然從容，但偶而也要招客回請，以增加喝酒機會，製造歡樂氣氛。曰：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歸園田居〉之五

這首詩表述回家的路途，草木叢生，曲折難行。山澗水清可以洗淨。剛過濾好的新酒，再準備隻雞，就可以招呼鄰近的親友，共同飲酒取樂，到了晚上，室內昏暗，已荊薪帶燭照明，歡樂時光總感到過得很快，不覺間已是天明。從陶淵明招待相鄰的熱烈狀況，他真的是陶醉快樂，看不出任何感嘆，這是其飲酒中難得的情境。

再次是彼此互相招飲，陶淵明遷居南村後，與樸素之人相處，相當適意，極便共飲歡暢。〈移居〉曰：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記，力耕不吾欺。〈移居〉之二

這首詩看似平淡無奇，卻描繪一幅村居文士們相聚生活的歡樂景象。春秋兩季的清朗日子，陶淵明常和文友們登高賦詩。每當朋友過門，互相招呼，相聚在一起，大家共同飲酒，斟酌品嚐。我們隱約聽到那親切的招呼聲，彷彿看到他們喝酒時悠然自得的樣子，人與人之間的率真融洽，完美展露無遺。酒醉盡興後，他們「農務各自歸」，

但「閒暇輒相思」，相思的時候，大家就披衣相訪，聚集談笑歡樂，當然共同喝酒是不可免的，所以彼此招呼飲酒的機會是非常多的。¹⁰³

（二）造飲

陶淵明飲酒除「招飲」外，另有所謂的「造飲」，二者有幾許相似，事實上仍可區別。蓋前者純因嗜酒所致，誰招呼誰，誰請誰，並不重要，只要有酒喝就行了。至於「造飲」，就比較具目的性，基於需要或確有理由，專程登門造訪，見面之時，藉酒談事。

陶淵明解印掛冠，歸回田園，諸多親故前來探望，鄰里農夫亦感訝異，投以慰藉，給予溫情，刻意上門，親切邀飲。〈飲酒〉曰：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褸茅檐下，未足為高栖，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之九

大清早，詩人聽見有人敲門造訪，急忙出來開門。原來農夫疑慮他的棄官歸田不合時宜，所以特地帶了滿壺酒來問候和慰解。進而認為他住在茅屋哩，過著衣不蔽體的窮苦生活，就勸他要隨俗，出去做官。陶淵明雖深感父老的熱心造訪，可是要委屈仕途，違背心志，豈不迷誤！姑

¹⁰³ 梅大聖、張社教，〈移居之二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頁 62-63

且高興地跟父老們共同喝酒，也不要改變想法。所以這首詩寫盡田父農夫對陶淵明的關心，淵明也非常感激，兩情水乳交融，一起共飲是最歡樂的事。¹⁰⁴

陶淵明的故舊、同僚、雅士，盡是文人出身，頗好舞文弄墨，喝起酒來，雖感痛快，不禁因宦海浮沈，世道煙淪，而有所感觸，終至憂思散席，真是情何以堪。就陶淵明而言，反而跟田舍農翁喝酒，較為輕鬆自在，了無牽掛。所以朱光潛認為和淵明往來最密，相契最深的倒是鄉鄰中一些田夫野老。當他嚐夠了士大夫的虛偽和官場的惡濁後，寧肯回到鄉間和這些比較天真的人們「把酒話桑麻」。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幾句詩，就可以想見他們中間的真情和樂趣。他們對淵明友時「壺漿遠見候」，淵明也有時以「隻雞招近局」。從各方面看，淵明是一個富於熱情的人，因此在歸田後二十餘年中，陶淵明在田夫野老的交情中頗得到一些溫慰。¹⁰⁵

陶淵明好友顏延之，官職在身，經過潯陽，就便專程造訪，蕭統曰：

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¹⁰⁶

¹⁰⁴ 周振甫，〈飲酒之九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頁115~116。

¹⁰⁵ 梅大聖、張社教，〈移居之二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頁62-63

¹⁰⁶ 蕭統，〈陶淵明傳〉，頁7。

顏延之喜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居身清約，不營財利，肆意直言，且善飲酒。¹⁰⁷ 他與淵明交情深厚，志氣相合。因此，只要出使經過，自當登門造潛，雖無要事，卻蓄意為之，餽贈酒餞，亦敘別後情懷，每次見面，必當「酣飲致醉」，二人的好飲，真是文人佳話。

陶淵明擅於舉其所景仰的古人事蹟，作為比喻，進而以此自適。〈飲酒〉即有其例，曰：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觴來為之盡，是詔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飲酒〉之十六

子雲，即西漢學問大家揚雄，卻家貧無酒，依賴好事者攜酒登門請教，解決疑惑即能喝酒盡興，問題也告解決，鉅鹿侯得以讀書長進。這情形幾乎是陶淵明的原版，陶淵明品格清高，學識深厚，備受尊重，應當常有人刻意載酒請益釋疑，凡是你所提的問題，我都盡是給予解答，讓你滿足。陶淵明不好明說，假借揚雄典故，自我表白。¹⁰⁸

由此看來，陶淵明的接受造飲，可能為數甚夥。《晉書·隱逸傳》也有提及，曰「其親朋好事，或載酒餽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¹⁰⁹

有人過訪陶淵明，相對而言，陶淵明以其好客的性情，應該也會回拜或探訪。這種情形也許經常發生，但如屬閒

¹⁰⁷ 沈約，《宋書·顏延之列傳》，頁 912-917。

¹⁰⁸ 葉嘉瑩，《葉嘉瑩說陶淵明飲酒及擬古詩》，頁 179。

¹⁰⁹ 令狐德棻，《晉書·隱逸傳》，卷 94，頁 1610。

話家常，就無紀錄的必要。但別有意圖，以陶淵明的曠達灑脫，似乎機會不大。真要陶淵明這樣做，只有飢與酒有此驅力。詩曰：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懷。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乞食〉

陶淵明一生泰半窮苦困頓，貧寒度日。詩的前段，我們依稀看見一個為飢餓所迫的貧士，身不由己的邊走邊感慨自己的不幸。當他欲叩門行乞的時候，頓覺拙口笨腮，不知所云，無從開口，這種進退維谷，羞愧難堪的處境及複雜矛盾的心理，實在令人不捨。好在接著而來，主人知其來意是為告貸乞食，也覺察他「叩門拙言辭」的尷尬心情，所以主動送贈，使他不虛此行。如此的體貼與同情，換來陶淵明的釋疑，於是彼此日夕談諧，有酒輒飲，接續斟杯，至感愉快，故而賦詩道謝。特以韓信受漂母一飯之恩，以示不忘，甚至死後再行報答，可見感激之深，沈痛之至。¹¹⁰陶淵明為乞食告貸而叩門造飲，實在滿腹心酸，但得主人理解，並溫暖懇談，開懷暢飲，算是足堪告慰。陶淵明的飲酒，無論就自己而言，或從他人來看，實在難以言喻，百感交集。

（三）遇飲

¹¹⁰朱家駟，〈乞食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頁199~200

陶淵明飲酒的情況，還有一種「遇飲」，就是不期而遇，遇到就喝，即席而飲，酒足酣醉，茫然而別，何人何地何時均不在意。這種酒喝起來，爽快自然，坦率真實，毫不造作，了無牽掛。以陶淵明生活經歷，走到那，喝到那，頗多「遇飲」的機會，因情況過於自然，不值得賦詩為文。反之，如刻意安排或特殊遭遇，就不在此限。

江州刺史王弘仰慕陶淵明，想要結識，無法如願，於是設計一局飲酒之會，使陶淵明不期而遇。《晉書》曰：

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

111

王弘非正道之士，顏延之不願與之為伍。蕭統曰：「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¹¹²陶淵明可能也不喜歡王弘，無意與之認交，因而迴避不見。於是王弘特別安排半途酒宴，讓陶淵明先到，巧遇龐通之，興奮之餘，以酩酊大醉，待王弘出現，或意識模糊，或不便離席，也可能陶淵明是座上有王弘，心中無王弘，而無意遁去。因而對陶淵明來說，這是一場不期而遇的「遇飲」。後陶淵明和王弘另有不期而遇，就不再閃躲，只是以醉酒周旋。

遇飲雖很興奮高興，但事過境遷，回想起來，有時不免落寞寡歡，甚至責備之意。〈擬古〉四：

¹¹¹ 沈約，《宋書·隱逸傳·陶潛》，頁1104。

¹¹² 蕭統，〈陶淵明傳〉，頁7。

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
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
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擬古〉之一

陶淵明出門遠行，途中遇到嘉友，彼此情投意合，不勝傾倒，既然遇飲，把酒言歡，心醉之至。但後來世事多變，交道衰薄，朋友不足依賴，因而追古傷今，寓意之言，抒發感慨。¹¹³

〈桃花源記〉是陶淵明最精采絕妙，引人入勝的傳世名作，或許確有其事，更可能是寄託理想。但無庸置疑地，不期而遇的酒宴是文中重要的情結。曰：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桃花源記〉

這段內容，處處充滿驚奇，人人都很訝異，此時最能拉近彼此距離，降低相互猜疑，即為飲酒同歡。簡言之，就是不期而遇的人們，在不期而遇的場景，享用不期而遇的酒食，真是名副其實的「遇飲」。此文如非實境，而是理想的寄託，則可視為陶淵明想像中的「遇飲」，更覺浪漫逸趣。

¹¹³ 楊勇，《陶淵明集校箋》，頁 185-187。

六、結語

任何人，特別是知識份子，都無所逃遁於天地之間，更遑論政治與人事，置身其間，參與活動，當不在話下；隱居林泉，雖是避世，實則受其影響，仍遙念牽掛，難以解脫。魯迅所言甚確，曰：

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超出於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於世事未能忘情。……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¹¹⁴

當文人受到政治混亂與社會情勢的逼迫，基於逃避現實，為了保全性命，他們不得不韜光養晦，以致沈緬於酒。表面來看，飲酒好像是快樂的追求，實際上卻有更大的憂患背景，因而內心充滿傷感悲痛。何況酒之為用，除可獨飲，亦能朋侶終日暢飲，不問世事。所以文人的存身之道與脫化之具，自然莫如酒，因此，他們的終日飲酒，實在是一件最不得已的痛苦事情。¹¹⁵ 換言之，志士仁人都有隱痛，陶淵明便是這種隱痛的人，朱熹說：「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陶淵明的詩所以不同凡響，就是多了這一層矛盾衝突。如果陶淵明真是田園詩人，但絕不僅是一個歌詠自然，嘯傲山水的樂天人物。

116

¹¹⁴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頁 516。

¹¹⁵ 王瑤，〈中古文學史論〉，頁 164-166。

¹¹⁶ 鄭騫，〈陶淵明與田園詩人〉，載《中國文學評論》，第一冊，頁 207-211。

由此觀之，陶淵明對政治和世事並沒有遺忘和冷淡，只是失意、失落、失望，如何自我撫慰和調適，套用曹操的名言，「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做個酒道聖手、醉鄉雅士。

曹道衡對此也有深刻的討論，認為陶淵明不但沒有忘情世事，而且是滿腹牢騷的「放士」，其詩文中，充分地發洩這種懷才不遇、憤世嫉俗的感情。作品的存在，雄辯地證明詩人的思想，並不是什麼飄飄然的出世隱士，而是一個積極的、入世的「不遇之士」。他的歸隱是出於不得已，是對黑暗現實的抗議。如果片面地、表面地看陶淵明，把他當成一個「隱逸詩人」，那其是完全誤解了陶淵明。¹¹⁷ 面對這樣的境遇，酒是最好的寄託。黃仲昭曰：「留侯得漢高為之依歸，故終能滅秦、項，以遂其報韓之願。靖節遭時，無漢高者可托以行其志，是以適意於酒以終身也。」¹¹⁸ 因此，陶淵明「意不在酒，寄酒為迹」是對的，如謂「意不在詩，寄詩為迹。」也同樣正確。假如他轉入玄默後，對於人間還有所希冀，那是已經落入虛空的事業，恐怕不是想把一卷詩集長留給世界。¹¹⁹ 如此說來，酒與詩在陶淵明的真心本性，只是寄情慰藉而已。

李澤厚提到陶淵明的醉酒，不是情慾的狂歡和本能的衝動，而是在從逃避中尋理解，於頹廢裏求省悟，仍然有著太多的理性，離不開人世的煩憂，人際的苦痛和對人生、

¹¹⁷ 曹道衡，〈關於陶淵明思想的幾個問題〉，《中古文學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9月），頁178。

¹¹⁸ 黃仲昭，〈題陶淵明詩集〉，戴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645。

¹¹⁹ 王瑤，《中古文學史論》，頁164-166。

對生活的理性執著與情感眷戀。¹²⁰ 因此，葉嘉瑩指出陶淵明的一組〈飲酒〉詩，雖以「飲酒」為名，實際上，其所寫者乃是對東晉衰亂之世，禮崩樂壞，六經不親的一份深慨。¹²¹

說得更具體些，素負儒家治世情懷的陶淵明，看到時代紛爭雜亂，意圖知難而退，由是逃離歸耕。然而從現實社會返向大自然的過程中，是要經過一個痛苦、矛盾、掙扎的階段。於是為了減低痛苦，擺脫掙扎，化矛盾為和諧的驅策下，便不能不漸漸的改變態度。所以對於世間的一切，雖然無法完全忘懷，清除殆盡，卻以超越的方式，採取任運而化的處世態度，具體的實現，於是依靠酒。因此陶淵明之天天飲酒，為的是解愁忘憂，以逃避現實的苦惱。¹²² 無怪乎，茅坤說得真明快，曰：「吾悲其心懸萬里之外，九霄之上，獨憤翻之繫而蹄之蹶，故不得已以詩酒自溺，躑躅徘徊，待盡邱壑焉耳。」¹²³

反過來說，當一個人遭遇人生挫折而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中失落時，如果他是真正的避世者，不僅不會由是感到精神打擊，相反而認為值得慶幸。但是對於期待「猛志」於社會的陶公，則這種境遇只能加劇他對社會的疏離感和孤獨感，為此，「忘憂之物」的酒來麻醉自己，自然成為最好的選擇。¹²⁴

從如上飲酒情境的討論，得知陶淵明的嗜酒好飲，看

¹²⁰ 蕭望卿，《陶淵明批評》，頁 14。

¹²¹ 葉嘉瑩，《葉嘉瑩說陶淵明飲酒及擬古詩》，頁 4。

¹²² 郭銀田，《田園詩人陶潛》，頁 180。

¹²³ 茅坤，〈論陶一則〉，戴《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頁 144。

¹²⁴ (日)岡村繁著，陸曉光、笠征譯，《陶淵明李白新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5 月)，頁 121-123。

似瀟灑愉快，實則難掩孤寞與感慨，每首飲酒詩幾乎都可如此解讀。《莫江詩話》講得好，曰：「（陶潛）事不可為，心復難任，故借酒以排之，醉則庶可忘也。凡集中云酒者多如此。」¹²⁵ 是故，任何人的詩集所瀰漫的孤獨感覺與散發慨嘆的情況，都沒有陶淵明來得濃烈。只是吾人在不經意的瀏覽時，由於陶淵明行文語氣之和緩，似乎是平靜溫煦，甚至在和易地歡笑著，然而仔細吟味思索，就覺得他是那樣的寂寞與感慨。¹²⁶ 這就是陶淵明感慨失落的宿命與孤獨寂寞的人生。這些令人懷念的飲酒詩篇成了陶淵明命運滄傷的見證與歲月刻畫的痕跡。

¹²⁵ 郭銀田，《田園詩人陶潛》，頁 180。

¹²⁶ 李長之，〈陶淵明的孤獨之感及其否定精神〉，頁 156。

引用書目

- 方宗誠，〈陶詩真詮八則〉，載《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1970年。
- 方東樹，《昭昧詹言》，台北：漢京文化公司，1985年。
- 王叔岷，〈陶淵明及其詩〉，《陶淵明詩箋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王國維，〈文學小言〉，《王觀堂先生全集》，第五冊，台北：文華出版公司，1968年。
- 王國瓊，《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9年。
- 王瑤，《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令狐德棻《晉書·隱逸傳·陶潛》，台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
- 田菱著，張月譯，《閱讀陶淵明》，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
- 朱光潛《詩論》，《朱光潛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
- 朱自清，〈序〉，載蕭望卿，《陶淵明批評》，台北：開明書店，1966年。
- 朱家駘，〈乞食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1988年。
- 江冰、胡穎峰，《浪漫與悲涼的人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33年。
- 吳功正，《六朝美學史》，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4年。
- 吳雲，《骨鯁處世—吳雲講陶淵明》，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
- 李文初，《漢魏六朝文學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
- 李辰冬，《陶淵明評論》，台北：中華文化出版委員會，1956年。
- 李長之，〈陶淵明的孤獨之感及其否定精神〉，《陶淵明傳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 李春芳，〈雜詩之八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1988年。
- 李春芳，〈讀山海經之一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1988年。

- 李澤厚，《華夏美學》，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
- 李錦全，《陶潛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 沈約，《宋書·隱逸傳·陶潛》，台北：藝文印書館。
- 周振甫，〈飲酒之九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1988年。
- 周振甫，〈歸去來兮辭並序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1988年。
- 屈萬里，〈陶潛〉，載《中國文學史論集》，第一冊，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8年。
- 林文月，〈論陶淵明與謝靈運之為人及其詩〉，載《中國文學評論》，第一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年。
- 武晉煊，〈責子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1988年。
- 倪其心，〈擬古之七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1988年。
- 唐滿先，〈飲酒之一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1988年。
- 徐百堯，《中國文人—漠海孤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
-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袁濟喜，《人海孤舟—漢魏六朝士的孤獨意識》，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 馬曉坤，《趣閑而思遠—文化視野中的陶淵明、謝靈運詩境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年。
- 張潮，《幽夢影》，台北：天龍出版社，1986年。
- 曹道衡，〈關於陶淵明思想的幾個問題〉，《中古文學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梁啟超，《陶淵明》，台北：中華書局，1967年。
- 梅大聖、張社教，〈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1988年。
- 梅大聖、張社教，〈移居之二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1988年。
- 郭銀田，《田園詩人陶潛》，台北：三人行出版社，1974年。

- 陳忠，〈五柳先生傳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1988年。
- 陳怡良，《田園詩派宗師—陶淵明探新》，台北：里仁書局，2006年。
- 黃文煥，《陶詩析義》，載《陶淵明詩文彙編》，1970年。
- 黃仲崙，《陶淵明評傳》，台北：帕米爾書店，1965年。
- 黃仲崙，《陶淵明作品研究》，台北：帕米爾書店，1969年。
- 楊勇，《陶淵明集校箋》，台北：中國袖珍出版社，1970年。
- 葉嘉瑩，《葉嘉瑩說陶淵明飲酒及擬古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 劉國盈，〈飲酒之十三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1988年。
- 劉琦，《名士與解脫》，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
- 劉維崇，《陶淵明評傳》，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78年。
- 歐陽修，〈戲書拜呈學士三丈〉，載《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1970年。
- 蔡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年。
- 鄧安生，〈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之二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1988年。
-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
- 蕭哲庵，〈止酒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1988年。
- 蕭望卿，《陶淵明批評》，台北：開明書店，1966年。
- 蕭望卿，〈停雲並序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成都：巴蜀出版社，1988年。
- 蕭望卿，〈時運並序賞析〉，載李華主編，《陶淵明詩文賞析集》，1988年。
- 蕭統，〈陶淵明傳〉，載《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1970年。
- 鍾優民，《陶學史話》，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1年。
- 顏延之，〈陶徵士誄並序〉，載《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台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

- 羅宗強，〈陶淵明：玄學人生觀的一個句號〉，《因緣集—羅宗強自選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
- 羅根澤，〈陶淵明詩的人民性和藝術性〉，《羅根澤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台北：里仁書局，2007年。
- (日)一海知義著，彭佳紅譯，《陶淵明·陸放翁·河上肇》，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日)岡村繁著，陸曉光、笠征譯，《陶淵明李白新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On Yuan-ming Tao' s Drinking Situations

Chin-Chuan Chen*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n of letters had close and unbreakable affinity for wine. Without wine, men of letters would be in need of their inspirational muse. Wine, if drunken by the unsophisticated, is indeed unbearably cheap. Poems in particular may spread out the aroma of wine, making wine the symbol of celebrities and the personification of the men of letters. The person who actually established the bond between men of letters and wine was Yuan-ming Tao. Half of his poems are related to wine. It is hardly an overstatement to say that each and every one of Tao' s poems smells wine. Although wine is so important to Tao, research h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analysis of his works, rather than his drinking backgrounds. This article starts by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of letters and wine to establish Tao' s position as the founder of the “wine poets.” Based on Tao' s self-proclamations in his poems and essays and his critics' comments, the article establishes his drinking habits. Generally speaking, Tao drank in three kinds of situations: He drank when he was alone, when he was in company and when he met someone accidentally. Tao just loved to drink. In the “drinking alone” situation, he drank even if he was without company. There were many opportunities for him to drink alone. Tao' s interests in making friends and himself being a candid person also made drinking and talking in company almost a constant event. The third situation happened when he met someone accidentally. He would drink and just leave without further ado. What a styl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Tao “was really not into wine, but attached how he felt to wine drinking” , i.e., wine drinking served only as a comfort to his soul. From this, we can see that Tao indeed was ambitious but could not get things

done his way. He was concerned with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frequently expressing his loneliness and lamenting with a tinge of emotion, resulting in his “expelling (emotions) with wine and forgetting (emotions) by getting drunk.”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Tao drank imply deep and blended feelings about life.

Keywords: Tao Yuan-ming, drinking, men of letters and wine, drinking alone, drinking in company, accidental drinking

*Chin-Chuan Chen is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ssets and Reinvention, Fo Guang University.

